

# 延安行脚

(本文插圖刊第40、41頁)

## ——西安事變後延安視察記

### ●涂思宗遺著、涂思白校註

#### 一周籌備然後啓程

民廿六年丁丑歲(一九三七)春天，我於震動世界的西安事變結束後，因所負工作告一段落，乃告假回南京休息，臨行西北行營顧主任墨公(願祝同上將，字墨三)叮囑，不久仍須回來，將有重要使命，余即問何事，可否預告，墨公謂調查共黨事，仍須我前往辦理，余力辭恐難勝任，但墨公謂：「難找更適當人選，恐非你一行不可。」返京後適有私事料理，携眷赴北平一行，乃抵平之日，即有電報頻催，只得摒擋一切，又再作西北之行。

一到西安，住進西安飯店，報到後，即奉命籌組「陝北視察團」，團員十七人，余奉命為視察團團長，蕭叔宣為副團長(已去世)，以留學日本之李英華為顧問，李在滇軍中歷史，素有淵源，久與朱德為老同事；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有邵華，陝省府有張廷鏞，中央軍校有蕭樹金、楊蔚、王根生等(名不盡列)，所負任務為對陝北共黨軍政各機構作全面視察。陝北當局已派周恩來、葉劍英二位代表朱德、毛澤東，前來西安迎

接；約期與周恩來、葉劍英見面，商談前往路線及視察方式，然後再定啓程日期。

在西安籌備約一星期，中間與共方接洽皆由張冲與行營第四處葉青處長和周恩來、葉劍英等密切聯絡。臨行前，願祝同主任召集開會，由願主任致開會詞，介紹周恩來、葉劍英與全團人員認識，並請彼二人致詞，周、葉本在粵多年同事，葉劍英在粵軍中歷史亦久，第一次東征時，充粵軍第二師張明達師部參謀長，我當時在粵軍楊旅當營長，調歸張明達師長直接指揮，任東征前鋒，故與葉劍英日夕見面；東征部隊到達潮汕

東江，葉劍英兼任梅縣縣長，我亦兼任大埔縣縣長，周恩來當時任潮梅行政專員，亦常見面，二位當時皆英氣勃勃，今日重逢，已非當年可比，面容蒼老，足見風塵僕僕，歲月不留人也。會議上願祝同主任說明視察團任務與職責，並勉勵一番。散會後，籌商出發時間與視察路線，並擬定初步視察計劃；葉劍英一一提出答案，很順利便決定了。次日即分乘四輛大汽車出發，經過三原、銅川，沿宜君、中部、洛川、鄜縣、甘泉之線，向延安進發；第一天到三原宿營，到達時天下

微雨，不久夜幕低垂，初次車行，路亦欠平，飯後疲勞，即入睡鄉。翌日早起飯後，即向銅川、宜君前進，沿途山川起伏，地勢漸高，到宜君宿營，經過縣市蕭條，不如江南一小村鎮，商店及住戶皆不多，殊有滿目荒涼之感。

第三天由宜君向中部前進，沿途車行山路崎嶇往上爬，愈行氣壓愈低，呼吸亦感困難，續行約兩小時，前望高山山限，約六百餘公尺處，有巨鹿在草叢中吃樹葉；當即停車，首由團員楊蔚兄發射一鎗，未命中，鹿受驚逃跑，我恐被逸去，乃用駁壳，攀機一擊，即見鹿一翻身，頓失蹤影；羣起往視，則血跡斑斑，鹿死草叢中，於是七手八腳，抬上汽車，備作祭黃陵之用。稍息後續向前行，不久即抵中部縣城，午飯後車沿護城河邊行駛，不數里，遙見黃帝陵；黃陵形勢雄偉，氣象巍峨，陵後高山如枕，陵前柏樹合抱，樹上有大鐵釘存焉。據當地人言，係漢武帝祭陵懸掛戰袍所釘者；陵前丈許有圓淨一小土山，為陵前官星，小圓山不遠處有乾涸河床，縈迴如帶，雨時流水環繞，水經中部縣城而去；前面丘陵起伏，無數遠山，重重俯伏，土人云此是大風水，

叫萬國衣冠拜冕旒形也。

登覽黃陵無不嘆為觀止矣。陵碑坐西北向東南，高約丈餘，當即展佈祭品及巨鹿，陳列祭臺，同人排成兩列，恭謁祭告，致最敬禮，並申讀祭文；禮成，適天下微雨，續向前行。自銅川以北，地勢海拔千餘公尺以上，盡是黃土高山，山與山之間，多森林幽谷，從此山到彼山，看似近在咫尺，甚至隔山說話可以聽見，但是汽車行走，可能需時半日或一天。由西安到延安，圖上距離不過三百公里，而實際距離，則加一倍半有餘；共黨逃入西北，即盤據陝北。此一區域，確有易守難攻之地利；但此等山區，極少耕地，間有山坡、梯田，只能生產雜糧，無法種植穀麥。

### 處處荒涼糧食何來

共黨部隊，如何解決糧食？原來共黨大量改植罌粟，用鴉片走私換取糧食與日用品，沿途經過路旁，舉目所見，發現大塊耕地，盡是罌粟煙苗。詢之葉劍英，據說都是老百姓種的，邊區政府按畝抽稅而已。

第四天目的地就是延安，汽車經過鄉鎮都貼滿歡迎標語，如歡迎中央視察團、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、國共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標語。過甘泉時，共黨所謂邊區政府派出一羣地方官，代表主席林伯渠列隊歡迎；車隊停歇，下車答禮。車復行不遠，我們下車休息，適路旁坐一小脚姑娘，曲線玲瓏，年約二十餘歲，望之不似陝西婦女，團員中有問來自何方；小姐落落大方，答原籍江西，隨軍北來，作軍中政工。同人聞之

莫不驚嘆，蓋以三寸金蓮小脚，何能一步一，從數千里步行來此，誠不可思議。回想我前在閩粵邊區剿共時，所到地方，鄉村中僅存孤兒幼童，由老太婆提携照顧覓食，壯年男女一無所見，詢之老人皆搖頭慨嘆，說：「隨紅軍去了」；足見共軍所到之處，皆裹脅少男壯女而去。路旁所見，當係前所裹脅僅存者少數之一；聽其談吐，滿口無產階級革命術語，男女平等、民族利益、統一戰線、擁護抗日等等口號，足見共黨軍中政治訓練程度。

繼續前行，延安城在望，城頗高，長方形，城磚多已年久剝落殘破，惟城垣蒼老，古色盎然，抵達時見城外馬路滿佈人羣與旗幟，又是歡迎隊伍；停車略整衣冠，徒步向前，見林伯渠、賀龍、林彪、陳賡、周士第等高級人員都站在儀隊前頭，向我們脫帽，或舉手致敬。號兵奏三番號，武裝儀隊約一營，行禮後，高呼「歡迎視察團」，「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」口號，最後歌唱新編「國共合作，打倒日本」的軍歌，場面相當熱烈隆重。據葉劍英說，自有共黨以來，第一次偉大場面。

延安城內街道狹小，葉劍英領我們到新設備之招待所，林彪、賀龍等一行亦偕同到招待所，經一一介紹後，頗道辛苦了。當晚在招待所設膳，為我等洗塵，毛澤東、朱德以下，共黨政軍人員都來分數席作陪，互找對象勸酒，談笑風生，席間由毛澤東致歡迎詞，隨即祝林森主席、蔣中正委員長的健康而乾杯，各席間賓主自由交談，互相敬酒，酒味極佳，皆道地高粱佳釀也，榮着亦極

可口。因連日路途勞頓，散席後各自回房休息。

### 既說合作還要根絕

次日我以視察團長身份，率隨從往毛澤東官邸拜訪。毛邸是連着窑洞的一幢草房，會客室亦是寢室，也是辦公室，木床上鋪着毛氈，帳內薄被約五、六張，毛穿灰衣布棉軍服，與士兵穿的相同，惟領鈕未扣，待人接物，禮貌頗周；毛習於夜生活，以夜作晝，白日非到下午一、二時，不能見客，狀似大煙客，聲音微弱，說話帶湖南土音。他鄭重質問我，國共既然合作抗日，國民黨何以又公然宣佈根絕赤匪的決議案呢？我答以：「共產黨在與國民黨執政的中央政府為敵的時候，依國法不得不稱為赤匪，今後共產黨成為合法政黨，紅軍成為正式國防軍，赤匪不就已經根絕了嗎？過去事已成過去，請勿介意，希望今後在國家民族利益大前提下，真誠合作。」他笑了笑說：「目前國民黨的措施，對共黨內部還存在很多誤會。」我在理論上和事實上加予解釋和說服，已經費了很多時間，又談到南京上海一般民心士氣，談了接近兩個鐘頭，才告辭回寓。

第三天正式舉行延安黨政軍各界歡迎中央視察團大會，在延安城外不遠，賀龍部隊的大操場上，臨時搭蓋一大臺，上面拉起布棚，集合羣衆以軍隊為主，連同各界和學生約四五千人。大會開始，由林伯渠以邊區政府主席身份致歡迎詞，林伯渠聲音宏亮，為毛集團羣中表表者，次由我代表作答，並說明此行視察任務，和團結抗戰關係國家前途，極為重要。第三輪到毛澤東講話，

內容根據唯物史觀，分析時局發展，結論只有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，才可以救中國。其語音細小，上氣不接下氣，非側耳細聽不可，而措詞則冠冕堂皇；毛詞畢，並要我們團員輪次上臺發表意見，約二三人後，已下午五時矣；毛陪坐臺下，手執香煙一枝已完復接一枝，神閒氣定，靜聽至散會。我等回歸招待所晚飯，八時餘又開一個晚會，節目是歌舞和話劇，歌舞並不精采，話劇演「放下鞭子」，演得極為賣力，煽動性頗大，至演畢始回寓。第四天開始視察活動，先是集體行動，視察邊區政府各機關，若照此每一軍政單位逐個集體視察，需時非數月不可，故經視察附近各單位後，即回寓重新編排分配。將黨政軍分為三組，以組為單位，分途視察較為重要機構，軍政學校及軍隊則親自觀看，以體察細微處。

### 軍政學校審洞組成

第五天依計分組出發視察，軍事組第一目標為抗日軍政大學。由該校校長林彪引導視察，先巡視校本部，然後至大操場校閱該校師生千餘人。該校名為抗日軍政大學，其實全無學校制度，學生不限年齡，無分性別，亦不分科系，據知平時學習，由學校當局指定書籍，出示題目，然後學生分組學習及討論，再作總結，如此而已。校舍由十餘審洞組成，分佈面積極廣；校閱後與員工談話，林彪特別介紹女生康克清，康克清面貌頗黑，年齡不過二十歲，身體健壯活潑，態度大方，談吐有序，林彪說康克清是朱德之愛人（妻子），此時朱德已五十餘歲，團員有人問康克清可否

講他們的戀愛經過，康克清笑稱：「朱德同志是革命的，我們志趣相同，因革命而發生愛情，不過我還年輕，學識不足，所以到抗大來學習。」其餘男女學生六、七人，團員亦分別與其談話，其時藍蘋（後為毛妻江青）仍在上海演劇，尚未到達延安，故未見面。據林彪言，該校注重革命理論與精神教育。林彪身軀不高，貌不甚揚，眼露藍光，喜俯視，常參加與學生作球賽，表示與員生同甘苦。軍事組第二目標為視察延安附近之賀龍部隊。第六天一早出發，到達其司令部時，賀龍正在早餐，桌上擺着一盤辣椒炒蘿蔔乾，一碟黃豆，另外一桶稀飯，伙食與士兵相同，表示官兵共同甘苦。我們已吃過早飯，便請賀龍繼續用餐，不要為我們餓肚子，賀龍一面吃飯一面跟我們談天。他說：「諸公不要以為我們這種生活苦，這比長征時要好得多，我們經過川隴交界的松潘草地時，曾六七天未舉過火，大家吃炒米，吃炒黃豆，而且夜夜露營，真是辛苦極了。但天下事往往絕處逢生，有一天正在斷糧時，發現草地有一小湖，湖中生着密密的肥魚，那魚從來沒有人捕捉過，因土人不食魚，魚兒亦不怕人，士兵們可用手一條條抓來，簡直是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；那天就以魚為糧，吃個大飽，還抓得許多帶着走。賀龍雖是土匪出身，識字不多，但是相貌堂堂，比其他他人長得方正，一口湖南腔國語，講得很有趣味，難怪他當年能掌握一部份亡命之徒，過他的綠林生活。」

賀龍所屬駐延安部隊，號稱幾團，人數則每連祇三四十人不等，且多為從遠處襲脅而來之少

年幼童，壯年士兵為數不多。不過半天時間，已經點視完畢。最初我以為他們掩藏實力，故意示人以弱，後來從多方面接觸，明查密探，得知共黨部隊，經過所稱二萬五千里長途撤退損失，及甘肅新疆多役受挫，加以陝北地廣人稀，兵源補充不易，因此其兵力確已到了非常薄弱的程度。中午在賀龍司令部午餐，午餐時賀龍親自介紹徐向前和我們相見，他說徐向前前年在甘肅作戰失利，不得已將部隊化整為零，撤出甘肅，化裝來陝，他昨夜才到達延安。我們聽得很興奮，立刻向徐向前問長問短，徐面貌瘦削，兩眼下垂，大概戰事失利，倉皇撤退，路途勞頓，還未恢復元氣，所以驟見之下，像似乞丐。他一口山西土音，說話很老實。他說：「去年（民廿五）十一月率部在隴南渡黃河，至景泰，被馬家軍回軍打埋伏，部隊給整垮了，傷亡很重，於是化整為零，我帶了幾百人先向新疆方面闖，但越走越困難，最後決定化裝來陝北，一路利用討飯過生活，所幸始終無人認得，很安全到達延安。」徐向前說話很有趣，我們都注意聽着，有一位團員把一枝吸過的煙頭丟掉，徐向前一眼看見，勾起他的心事，他說：「我在路上肚子餓時，只想討個饅頭煎餅吃就高興了，可是吃過饅頭煎餅後，就想吸煙，偶而在路上拾到一個煙頭，就寶貴得很，吸一二口就保存起來，留待必要時過癮。」說得大家都笑了；我們飯後還和徐向前談了幾個鐘頭，然後回招待所休息。

### 彭大將軍確有一手

軍事組第七天視察彭德懷的部隊，先到位於延安西南彭德懷的前線總指揮部，在甘泉方向一個山谷中，坐汽車約三小時可達。離其總指揮部不遠處，彭率司令部人員及衛隊與地方人士、學生等排列道左，吹三番號來迎；接近歡迎隊伍時，視察團同人即下車答禮。彭德懷引入司令部稍為休息，即開始檢視工作，彭德懷集合同一個加強團參與檢閱，閱兵儀式後，彭德懷登臺致歡迎詞，臺上佈有火花劇團字樣佈景，想係常設隨軍宣傳使用之道具。彭德懷當是真正紅軍總司令，而朱德是名譽總司令，前者實際指揮武裝部隊，後者負責辦理後勤。彭德懷為人短小精幹，望之如鄉下農夫，打灰布綁腿，裝束與士兵無異，這就是毛詞所讚的「彭大將軍」(毛當年曾作六言詩以讚彭：山高路遠坑深，大軍縱橫馳奔，誰敢橫刀立馬，惟我彭大將軍。)

彭德懷操十足湘西口音，說話緊切有力，極言聯合抗日必要，並陳歡迎視察團之至意。彭詞畢，余登臺答謝彼等歡迎盛意，並告以此來任務，傳達中樞諸公與願祝同主任關心懷念之誠，同時呼籲國人真誠團結，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，共禦外侮。檢閱儀式完畢後，回其總司令部休息，總部隱藏在山溝中，設備亦極簡單，但所備軍事書籍不少，包括蘇俄德國翻譯本，以及我們陸大與各兵科學校書籍，彭德懷講話時還手持一本戰鬥綱要，反映他們對軍事學術不斷研究，毫不疏忽。休息後再進行視察附近部隊，他們的部隊從排級單位起，都有一個地上沙盤，塑造各種地形地物，為官兵討論戰術戰鬥之用。我們心中都覺

得，共軍的訓練方式，有其積極性的一面，有若干地方值得我們研究與參考，今後對共軍的戰鬥力，更不可估計太低。

### 毛澤東愛談游擊戰

視察團此行原擬全部檢視共軍部隊，但除上述已視察者之外，其他部隊因分散駐在陝甘邊區各地，交通不便，限於日期，無法逐一視察，因此劉伯誠與陳毅所部均無法與之接觸。

在延安及其附近視察告一段落後之一段時間，各團員分別活動，作個別私人接觸，以從另一角度，深入觀察共黨各方面狀況。我除與周恩來、葉劍英不時接觸，商洽有關視察事務外，空餘時間曾多次訪問毛澤東。因當時實際掌握共黨大權者，唯毛一人，故其意向與內涵頗具重要性也。我中央當局經西安事變後，對收編共軍聯合抗日，已成已定決策；視察團此行任務，一則檢視共黨軍隊實力，賦予適當編制番號。一面則視察共黨人士之潛在意向，以作今後合作共處之準則。因為一旦發生抗日戰爭，必須全國上下團結一致，若一面抗戰，一面又內部發生矛盾，甚至同室操戈，則國家前途不堪設想。

我們見面時間，多數在下午二時左右，每次見面，寒暄之後，必以其近著之新民主主義為話題，向我宣傳。我此次奉命前來陝北視察，因時間倉卒，事前對有關共黨資料，未能深加研究，尤其理論方面，更少涉及，故對毛澤東闡述其新民主主義，有時覺其似是而非，很多地方不合國情，而且多次重複演譯，聽來便覺並無新意。毛

澤東明知我興趣不大，但仍繼續不休，每談一事一物，即以其新民主主義作引證。由此可見毛之性格專制堅執，往往強人之所難，即毛語錄，亦不過撫拾古今名人牙慧，稍加白話化，為蕭華所刊選，以作宣傳欺世耳。每與談論軍事，彼自認有天才，著有游擊戰一書，推行共軍中，常說過去紅軍行動，在贛時期作戰，非出其本人負責，故無若何建樹；彼又言，當十九路軍福州豎立人民政府為旗時，彼認為中央軍主力，向建甌移動，京滬空虛，彼即主張紅軍傾巢襲南京，與十九路軍南北合擊，必可達成其政治目的之美夢。

余笑謂當時若執行閣下之戰略，恐無今日我等陝北之行矣。彼亦笑說當時南京彼我情形，恐我不甚明瞭，我說其時我在北平，雖未完全明瞭，但打仗在消滅對方主力，非流竄擾亂所能成功，運用力量，雖有技巧，惟力量不充實，絕不能成事。當時紅軍軍力如何，我確未盡知，惟當時中央政府尚有教導師，在南京附近整訓，該師裝配優良，訓練有素，作戰力極強；加以十九路軍邊爾易職，中下幹部皆不願意，全無鬥志，視其當時迅速瓦解，可作明證，如此，則兩軍對壘勝負可判矣。

毛澤東對軍事確極自負，行其游擊戰，先以建立據點，編織成線，再發展到面，然後襲脅鄉村人力物力，包圍城市，遂行慘無人道之海戰，以作孤注；至今仍以此道，藉作民族戰爭之法寶，以推行所謂世界革命，圖遂吞併世界之野心。然此一套，人能之，我亦能之，所謂世無常法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，種因食果，他日必以其人

之道，遷治其人之身，血海骨山之報，其不遠乎。時余在寓中，曾私問葉劍英謂：「你我行伍半生，以兄之經驗看毛澤東之軍事水準如何？」葉謂彼確有其深到處，余只好含笑置之。細察毛澤東之坐相行相，談話緩慢，語音細小，且不斷吸煙助其思索力，以應付一切，正和古人評語：「言偽而辯，行僻而堅，心性執拗，居高位必誤天下蒼生。」後來事實證明確係大奸大惡。

### 朱德總司紅軍後勤

朱德身材不高，面多斜紋，操爛熟之雲南官話，且能說流利客語，自語為經商滇中之客人後裔。彼說話較為中和，眼神有光，內含充足，外射有力，雖名為紅軍總司令，實係專任後勤，彼在軍中實力有限，在紅軍中性情較易相處，毛澤東亦樂以利用，陝北鴉片收集調製，走私銷售，換購糧食，均由朱德一手包辦，所談皆其過去經歷，時與李英華敘舊。

廖承志以紅色記者身份，前來晤談，要我發表談話，我謂我奉命不准與記者談話。彼即改口，謂係我弟思白同學，以世弟身份，私人資格談話。我說能保證不在報上發表，可儘量詢問，我當儘量奉答。彼謂中央對共黨，真實態度如何？我說應由諸君自行答覆；彼要我解釋，我謂兄弟閱牆，外禦其侮，古有明訓，中央政府如一大家庭，主事者如家長，共黨如兄弟，若誠心合力對外，中央待之自然一視同仁。今日我國一致對抗日本侵略，必須全國團結一致，才能發生力量，此中道理，不問自明。廖承志對我所答認為滿意。

，即與我握手，並畫一握手圖給我留念而別。

### 賀龍漫談流竄遇險

賀龍漫談二萬五千里流竄所經，如過大渡河、金沙江、鐵索橋的情形，並說在松潘路上，過泥沼地帶，稍一不慎即陷入泥沼，愈陷愈深，若加援手，連援手之人也不能拔足，除毛驢能渡外別無他法。

又談一次宿營時，將馬繫於樹下，猿猴成羣而來，將馬繩解脫，騎在馬上飛奔入山中，追之不及，說來繪聲繪影，令人捧腹不止。

林彪談話，與毛澤東同一口氣，聲音不大，常俯視地面，而目露藍光，如貓頭鷹眼，其貌頗已。

異，象徵其為人乖桀難與和合。

軍政人員來談，如林彪、陳賡、周士第等黃埔同學，對蔣介石校長仍表尊敬，對此行前來之黃埔同學，亦極表親切，各團員均有私人談話。政治人員多未見面，據隨從秘書張秉球說，博古、張聞天等未便來談，託其致意問好云。足見當時延安情形，絕無民主可言，惟有毛塞主澤東掌握一切權力也。

會夜訪兵營，見士兵舉火取暖，至深夜三時即起床跑步，究其所以，乃缺寒衣與軍靴，春寒夜冷，非如此不足以抗寒保暖，其當時困難情形，可見一斑。當時號一軍，實際人數則僅數團而已。

## 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距今六十一年前，名教育家鄭通和與沈亦珍等創辦揚譽中外的上海中學，不但上承遜清龍門學院，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兩所知名學府的薪火，尙且深受先總統蔣介石的特別重視關懷，曾經破例格外資助建校，乃使「上中」名噪一時，造就了無數優秀學生，承程肇鴻先生惠撰「鄭通和與上海中學」一文，詳介此一早期著名學府。為加深讀者對於「上中」的了解，本誌同時選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，曾任各大學教授、院長、教育部司長的沈亦珍教授早年所撰尙未公開發表之「上海中學教育的特點」大作，以供讀者參閱。

△本誌五月號二五五期「花都巴黎瑣憶」小標題「質問代翁什麼東西」，「翁」字為「辦」字之誤，「代辦」而非「代翁」。又第一節第八行末「大使陳鐵」應為「公使」，而非大使，特此更正。

△本誌二五五期十九頁第二段小標題應為「薛濤工詩管領春風」，特此更正。

△倪博九先生的「何應欽傳」續稿未到，暫停刊登，敬請讀者鑒諒。

△莊烈先生「烽火春夢之八」（長白山下多麗人第二部）因排校不及，延至下期續刊，敬請讀者期待。